

# 北台首座媽祖廟關渡宮之起源與角色

黃富三

## 前言

關渡位於臺北盆地西北角，屬於今日市區相對偏遠之地，然而，在史前時代即有人類居住，在 17 世紀前後又領先形成漢庄。。考其原因，與北台最早、最大的媽祖廟關渡宮之出現有關。

媽祖是海神，為閩南人所崇信，是以臺灣海港均有媽祖廟的出現，並成為街庄發展的中心點。然而，關渡與台北盆地出海口淡水港有一段距離，何以北台最早的媽祖廟不在淡水而在此出現？更特別的是，在賴科倡導下，由漢人與原住民共同創建媽祖廟，與其他純粹漢人所建之媽祖廟不同，又是為什麼？

媽祖廟創建後，關渡由番社迅速轉變為漢庄。其次，它在經濟史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，即以廟宇為中心，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促進漁業、商業、農業的發展。第三，它是北台信仰中心，俗語「南有北港媽，北有關渡媽」，正是最好的說明。

關於關渡宮研究，迄今大多是史實的呈現與宗教的述介，比較重要的作品是：林美容、許谷鳴的〈關渡媽祖的信仰圈〉<sup>1</sup>、吳春和、紀榮達、張志源〈淡水河口寺廟系列——關渡宮〉<sup>2</sup>、林美容《媽祖信仰與漢人社會》<sup>3</sup>、文崇一等著《西河的社會變遷》等<sup>4</sup>。

本文主要分二部分。一是北台首座媽祖廟興建於關渡之緣起，自地理位置與漢番交往要地二點探討。二是關渡宮在北臺發展史上之角色，探討在聚落之形成、產業之發展及宗教信仰上的地位。

## 一、關渡媽祖廟之特色

關渡宮位於臺北市北投區關渡，是清初諸羅縣所建三座最古天妃廟之一，僅晚於笨港（今新港與北港），也是北臺最古老的媽祖廟，因此人們常說「南有北港媽，北有關渡媽」。關渡媽也以「靈聖」著稱，因而信徒眾多，香火鼎盛。特別的是，它是漢番合建的，創建時並有半官祀性格。

### （一）北台最早媽祖廟

關渡宮廟方所提供的簡介，定創建年代為清順治十八年（西元 1661 年），與鄭成功率軍入臺同一年。但遍觀文獻，除傳聞外，筆者沒有找到任何佐證的文獻。然而，它確是北台最早的媽祖廟。《諸羅縣志》中對關渡宮的創建有明白的記載。

1. 「天妃廟：一在外九莊笨港街。三十九年，居民合建。一在鹹水港街。五十

<sup>1</sup> 林美容、許谷鳴，〈關渡媽祖的信仰圈〉，收於林美容、張珣、蔡相輝主編，《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》（雲林：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，2003），頁 117-168

<sup>2</sup> 吳春和、紀榮達、張志源，〈淡水河口寺廟系列——關渡宮〉，「淡水學學術研討會——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」（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，1998 年 12 月 12~13 日），頁 1~67。

<sup>3</sup> 林美容，《媽祖信仰與漢人社會》（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2003）。

<sup>4</sup> 文崇一等著，《西河的社會變遷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1975）。

五年，居民合建。一在淡水干豆門。五十一年，通事賴科鳩眾建；五十四年重建，易茅以瓦，知縣周鍾瑄顏其廟曰『靈山』。』<sup>5</sup>

2. 「靈山廟：在淡水干豆門，前臨巨港，合蜂仔峙、擺接東西二流與海潮匯，波瀾甚壯。康熙五十一年建廟，以祀天妃，落成之日，諸番並集。忽有巨魚數千隨潮而至，如拜禮然；須臾，乘潮復出於海，人皆稱異。」<sup>6</sup>

3. 「康熙五十四年，干豆門重建天妃宮，取材鷺島；值西風，一晝夜而達。」<sup>7</sup>

4. 「天妃廟：…一在關渡門，原建山頂，康熙五十八年，移建山麓。乾隆四十七年修。道光三年重修。」<sup>8</sup>

5. 「康熙五十四年，干豆門重建天妃宮，取材鷺島；值西風，一晝夜而達。」<sup>9</sup>

綜上所述，關渡靈山廟之簡史是：康熙 51 年，通事賴科鳩眾，創建於關渡山頂，為茅草屋頂式之簡陋廟宇；54 年重建，改為磚瓦式，建材直接由廈門（鷺島）運來，諸羅縣令周鍾瑄親往關渡，題名為「靈山廟」；58 年，自山頂移建於山麓；乾隆 47 年整修；道光 3 年重修。

據上，關渡廟是清初諸羅縣所建三座最古天妃廟之一，遲於康熙 39 年的笨港街（今北港、新港），而早於康熙 55 年的鹹水港街（）。再者，笨港與鹹水港天妃廟均在臺灣南部，因此靈山廟是北臺最古老的媽祖廟北台首座媽祖廟。事實上，在北部關渡媽也以「靈聖」著稱，信徒眾多，信仰圈廣大，香火鼎盛，人們常說「南有北港媽，北有關渡媽」，其地位極為重要。

## （二）漢番合建

更特別的是，關渡媽祖廟應當是漢番合建的。理由如下。

第一，它是清初諸羅縣三座天妃廟之一，笨港街與鹹水港街均記載「居民合建」，唯獨關渡天妃廟稱係「通事賴科鳩眾建」的，顯示其非漢人居民所建的。

第二，「通事賴科鳩眾建」中的「眾」應該屬於番眾。原因是通事乃清朝設立於番社的準官員，經管番人之事，其所能動員之人自然是番人。事實上，康熙末年，關渡附近居民主要是北投社與八里分社的原住民，關渡土地亦屬於北投社所有，包括媽祖廟所在地。查賴科是清初大雞籠社通事，經營番產貿易，在康熙三十四（1695）年前後已活躍北部及東部（後山），深受官府之倚重。<sup>10</sup>通事在番社權力極大，因此在賴科倡導下，原住民捐獻土地建廟。

第三，康熙五十一年建廟時，原為茅草建成的，此乃典型的平埔族建材。

第四，康熙五十一年媽祖廟「落成之日，諸番並集」<sup>11</sup>。考原住民建屋採取通力合作方式，尤其在架屋頂之最後階段時，由村中壯丁共同出力，名曰「乘屋」。筆

<sup>5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 141），頁 281。

<sup>6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 141 種），頁 286。

<sup>7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 141 種），頁 287-289。

<sup>8</sup> 陳培桂，《淡水廳志》（台文叢 172），頁 150。

<sup>9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 141 種），頁 287-289。

<sup>10</sup> 郁永河，《裨海紀遊》（台文叢 44 種，1959），頁 33，內稱「有賴科者，欲通山東土番，與七人為侶，晝伏夜行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，竟達東面。」。

<sup>11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 141 種），頁 286。

者疑「落成之日，諸番並集」，指的是此事。

第五，關渡宮碑文留有原住民捐獻之紀錄。目前在拜殿中尚存有兩對「乾隆壬寅年（即乾隆四十七年）北投社弟子喜助」的龍柱。在道光三年（1823）的重修中，關渡宮右山門左邊立面麒麟堵，有「弟子臺長生」之落款，「臺」為平埔族原住民之姓，其後代世居淡水鎮竹圍民生里。

由上可見關渡媽祖廟自始即是漢番合建、合祀的，乃一極為特別的例子。筆者甚至懷疑山頂廟址原為番產交易所甚或原住民之公廨或瞭望樓。

### （三）半官祀廟

清代媽祖廟分官祀與民祀二類，前者為官員所祀，後者乃民間所祀。由前述之資料，可看出關渡廟雖然是民祀廟，但實際上具有準官方性格，並有強烈政治意涵。一者它是漢人通事號召原住民共建的，本即有界宗教力量撫番之目的。二者，清初北台仍是人人畏懼的瘴癘之地，康熙 54 年重建為漢式廟宇時，遠在嘉義的諸羅縣令周鍾瑄竟然千里迢迢至此題廟名，顯然含有藉此教化民番之用意。<sup>12</sup>三者，創建三年後即重建，建材也極為考究，遠自廈門購買，當有彰顯漢家威儀之意。按，關渡居民傳聞稱，建廟宇時缺木料，忽由上游漂來巨木，認為是媽祖顯靈，也許就是此事的宣染。

為何要建此一半官祀廟？此當與清初康熙三十八年北投地區之番亂有關。該年五月，北投社土官冰冷殺通事的主賬（番社通事管出入之賬者）金賢等人。七月，某水師把總北上，遣他社番誘以貨物交易，埋伏壯士而加以逮捕，諸番聞訊趕來時，已經被送上船，八月，斬於市。<sup>13</sup>可見清初北投射勢力仍大，必須加以馴服。無疑地，宗教感化是一最簡單有效的方式。是以通事賴科號召北投社原住民建廟，而諸羅縣令易親往題名。

由上可見，關渡媽祖廟不但是北台第一的媽祖廟，而且相當獨特，乃是漢番合建立的半官祀廟。

## 二、北台首座媽祖廟建於關渡之因

北台首座媽祖廟既不建於淡水河口，也不建於新莊、艋舺、士林等商業區，卻建於盆地邊緣之關渡其故安在？此當與其地理位置、漢番漢番交往要地有關。

### （一）地理位置

關渡在史前時代即有人類活動。因地勢高而臨水，食物豐富，居住安全，成為適合史前人類生活之空間，有如圓山、芝山岩。關渡史前遺址即留有大坵坑、圓山、

<sup>12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 141），頁 281。

<sup>13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 141），頁 279-280。內載：「冰冷者，淡水內北投土官麻里即吼番之婚姻也。麻里即吼有女字主賬金賢，賢將娶之。其父憐女之幼也，弗與；告賢曰：『俟長以歸汝』。賢紡丈人於樹而撻之。麻里即吼以愬冰冷而泣；冰冷故凶悍，怒率眾射殺賢，諸與賢善者皆殺之。時方征吞霄，冷遣使與、霧等通。有水師把總者巡哨至淡水，聞變潛泊海口，冷未之覺；把總遣他社番誘以貨物交易，伏壯士水次縛之，亟登舟。比諸番出護，已掛帆矣。會吞霄既平，諸番以首惡既誅，因通事求撫（把總者失其名）。」

植物園文化之文物。<sup>14</sup>在臺北湖時期，是環湖聚落之一。

早在漢人來台前，台北盆地的平埔族原住民早已駕獨木舟（莽甲，艚舨），利用河流來往交通，關渡乃其必經之地。今關渡大橋旁之龍形（蛇仔形）仍留有「艚舨橋」地名，顯然是獨木舟停泊處之遺址。

至清代，尤其是初期，關渡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，重要性有增無減。

（1）位於淡水港之頂點，地勢較高，乃極佳之航海地標與避風港。

（2）避風港與登陸地：關渡口狹隘，形同淡水港之頂點，北部冬季東北季風甚為強勁，早期船隻往往至關渡停靠。《諸羅縣志》所繪之圖，帆船繪於關渡口內，乃反映當時狀況。<sup>15</sup>根據當地耆老表示：「關渡位居象山與獅山兩山間之隘口，淡水河宣洩至此，形成自然而寬廣水域，在堤防尚未建造之前，該處不但是過往船隊卸貨的泊靠河灣，更是船隻躲開強勁東北季風的避風港；而且，該處地勢居高臨下、扼於要衝之地，不只為天然之海港屏障，亦為登陸要地。」<sup>16</sup>同時，北部冬季，淡水、八里地區潮濕、寒冷，而關渡因北有山脈阻隔，較為乾燥溫暖，適合居住。

（3）淡水河流域之交通要地：「獅頭巖山，與關渡門山相對。關渡山形如象鼻，形家謂之獅象捍門。」<sup>17</sup>淡水河與基隆河在此交會，乃北台為一之出海口，形勢險要，更是重要之中途轉運站。

（4）漁產豐富：關渡位於河海交會處，鹹水與淡水一進一出，因此魚、貝種類多而量豐。貝類如蜆仔、蛤蜊、花蛤仔、粉蛤、河蚌；魚類如特種烏魚、黃魚、鰻魚、土龍、加目仔等；蝦類有沙蝦、大頭蝦、蝦猴、草蝦。距離淡水河河口亦近，可操舟出海捕魚，如原住民早已沿基隆河出海採捕魚、蛤與海菜之類。<sup>18</sup>

媽祖是海神，更是台人普遍信仰的守護神，關渡擁有如此優越的條件，賴科選擇在此建北台首座媽祖廟，可說並不意外。

（二）. 漢番交往要地：北投社、八里分社

北部的平埔族原住民，清代、以及西班牙、荷蘭文獻則被稱為「馬賽（Basay）」族，從日本時代以來被稱為「凱達格蘭（Ketagalan）」族。此族有兩個重要的亞族或大社，一是今淡水地區的「沙巴里（Tappar）」社；另一是今基隆市區內的金萬里（Kimaur，或稱金包里Kimpaur）」社。<sup>19</sup>兩大

<sup>14</sup> 盛清沂，〈臺北縣關渡遺址調查記〉，《臺灣文獻》，13卷1期（1962，3）。

<sup>15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141），附圖。

<sup>16</sup> 耆老陳聰和先生，現年七十多歲，祖先於清朝時期即市居關渡，他在關渡土生土長，常年在關渡知行路販賣早餐，曾見證關渡堤防興建與關渡隘口拓寬之經過。

<sup>17</sup> 福建通志臺灣府山川錄自重纂福建通志卷十五淡水廳

<sup>18</sup> 翁佳音，《大臺北古地圖考釋》，頁36。

<sup>19</sup> 參見：翁佳音，《大臺北古地圖考釋》（臺北：臺北縣立文化中心，1998），頁77-80；106-110。雖然日本人曾引西班牙文獻，謂：Tapparij與Kimaaurij兩族都在「海灣」內，因而讓一般學者推定兩大社都在今金山到基隆一帶。不過，細查原文：Estos taparri y quimaauris viven cerca de los españoles dentro en la bahía.（英譯為：Taparri and Quimaauris live near the Spaniards inside the bay），原意是說「兩社鄰近住在基隆海灣內的西班牙人」，不是指兩社都在海灣內，參見：J. E. Borao ed., *Spaniards in Taiwan*, Vol. I: 1582-1641. (Taipei: SMC Publishing Inc., 2001), pp. 165-166。西班牙資料其他處所記的Taparri，位置主要在淡水；至於荷蘭資料，除上引《大臺北古地圖考釋》所討論的那張古地圖標示在淡水外，全部出版文獻或未刊原檔，均毫無例外作：「淡

原住民族之間的往來，除了操舟沿著北海岸航行外，基隆河也是一條重要的水陸交通要道，關渡正位於兩大社的交通路線上。

1632年西班牙神父耶士基佛(Fr. Fr. Jacinto Esquivel, O. P)有關「臺灣島事情」的報告中，提到淡水河進入臺北盆地的分流中，有一河口，該地附近，有：「一八到九個番人聚落群居的北投社(Quipatao)，住有不少番人。通常可從(淡水)林子繞過山崙來這裡；不過，若河水上漲之時，由河路比較容易，路程也較短，船隻可航行。<sup>20</sup>荷蘭文獻指出北投(Kijpatou)社，「位於淡水河口，離雞籠(和平島)兩天路程」云云，<sup>21</sup>顯然與上述西班牙資料一樣，指北投大社的位置，就在淡水河進入臺北盆地的右岸一帶。

北投社的分佈範圍相當廣大，從今天淡水鎮的北投仔(外北投)到臺北市北投地區的內北投一帶，都是馬賽原住民北投社群的活動範圍。<sup>22</sup>清初關渡正好位於北投社西北邊緣的漢番交界處。

十七世紀西班牙與荷蘭文獻中，1654年荷蘭人所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，很明確把關渡描繪與標記成「野生灌木林河角」。<sup>23</sup>但它位居番界與交通要津，自然成為早期番產交易地，如硫磺、籐等。

荷蘭人有時將淡水地區的鹿皮、番社交易，發包給漢人社商(Chinese pachters)承辦。<sup>24</sup>不時有由臺南安平出發的漢人社商或社船(pachtersjonck)北上淡水一帶採買、交易的紀錄。如1640年代，何斌父親何金定(Kimtingh譯音)有帆船到淡水採硫；<sup>25</sup>臺南新市、新化一帶的著名大商人大頭仔三舍(Samsiack)，與八哥(Peco)，另一著名跨國大漢商希止老爹(Jan Soetekau)等，都有派船到淡水裝載大量粗製硫磺，荷蘭公司並派船保護。<sup>26</sup>明鄭領臺期間(1661-1683)，荷蘭東印度公司曾於1664年到1668年短暫佔領雞籠，明

---

水沙巴里(Tappare op Tamsuy)]。至於Kimauij社應在今基隆市內老街的說法，學界似乎還很難接受。無論如何，不只上引古地圖把該社標在雞籠(即今和平島)對面，所有的荷蘭出版文獻未刊原檔，均做Kimauij位於雞籠對面的海邊(dorp aen 't strant van Formosa tegens over Quelangh)，而且在明鄭時代時，即1666年的荷蘭記錄，此社之位置與上述1654年的古地圖一樣，番社在一條長而寬的街道上(bestaende alleen in een lange en breede straet)，參見：VOC1253, fol. 2196v; VOC1257, fol. 1316等等。由此皆可證十七世紀時的Kimauij，或Kimpaurij主社，絕不在今天的金山鄉(金包里)境內，也非在基隆市的大沙灣。至於金山為何會有如此社名，或許可能原因之一是十八世紀後，主社社人西遷到該鄉去；不過，也有可能是地名的變化所以致之。例如，「雞籠」原專屬和平島，但後來竟成大部分指對岸基隆市內的地名。

<sup>20</sup> J. E. Borao ed., *Spaniards in Taiwan*, Vol. I: 1582-1641. p. 167.

<sup>21</sup> 《臺灣日記》第二冊DZII: (E) 302。原文為：(leggende aen de mondt van de riviere Tamsuy, 2 dachreysens van hier (Quelangh),

<sup>22</sup> 翁佳音，《大臺北古地圖考釋》，頁74-77。

<sup>23</sup> 同上，頁49-50。

<sup>24</sup> 資料見於《臺灣日記》等，不枚舉，並請參見：翁佳音，〈地方會議·賸社與王田——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(一)〉，《臺灣文獻》五十一卷三期(2000)，頁267, 279。

<sup>25</sup> 《臺灣日記》第二冊，DZII, 324。

<sup>26</sup> 《巴達維亞城日誌(日譯本)》第二冊，II, 頁38, 145等；以及《臺灣日記》第二冊，DZII, 313等等。又，文中的漢商譯名，多有所本，並非肆意翻譯。這些漢商在臺灣各地的「開發」活動，不久應可以重建出來。

鄭軍隊同時亦列陣駐紮淡水，臺南安平船照樣到淡水收購硫磺與藤。<sup>27</sup>關渡乃必經之地。

清代是漢人開發期，大量移民入墾，大陸的貿易日盛，北部也不例外。漢人大多順著淡水河、基隆河由河口往中、上游發展。台北盆地的出海口雖是淡水，但早期船隻多停靠關渡。《諸羅縣志》載：「于豆門能容數百巨艦」，<sup>28</sup>因關渡口門狹隘，形同淡水港之頂點，且北邊有山可阻擋強勁的東北季風，停泊容易而安全。因此，《諸羅縣志》之台北圖，帆船繪於關渡口內。<sup>29</sup>清代文獻也指出關渡也是通往麻少翁、內北投、大浪泵、擺接諸番出入之陸路要地，<sup>30</sup>內地商船來此載運五穀、鹿脯等貨物。<sup>31</sup>

由於北台有商機，自清初即有不少漢商活躍於北部地區，如社商、通事、夥長等。康熙 36 年（1697），郁永河來台採硫磺時，接待者即是淡水社的「社商張大」，<sup>32</sup>在淡水上岸首日即被迎接「留止其家」。<sup>33</sup>郁永河指出社商勢力極大，「委通事、夥長輩，使居社中」，常壓榨剝削番人，盡取番產，成為「社棍」。<sup>34</sup>通事的影響力更大，乃操控官府與番人關係的要人。他特別提到在康熙三十四（1695）年前後已活躍北部及東部（後山）的通事賴科，稱：「有趨利賴科者，欲通山東土番，與七人為侶，晝伏夜行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，竟達東面；東番知其唐人，爭款之」。<sup>35</sup>顯然，賴科必定經營番產貿易，並且與番人關係良好，因而官府必須假借其力，方能與山區原住民交往。

賴科之活動據點可能在關渡附近，是以他在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，「鳩眾」建北台首座媽祖廟關渡天妃廟；而在康熙 54 年重建時，易茅以瓦，知縣周鍾瑄還親臨，題名為「靈山」，而且「諸番並集」<sup>36</sup>。另外，藍鼎元稱：

「查大雞籠社夥長許略、關渡門媽祖宮廟祝林助、山後頭家劉裕、蛤仔難夥長許拔

<sup>27</sup> VOC1264, fol. 180r.

<sup>28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 141 種），頁 17。

<sup>29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 141 種），插圖。

<sup>30</sup> 「八里坌在淡水港之南，港北為淡水城，東入于豆門二十里，麻少翁、內北投、大浪泵、擺接諸番出入之路。」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 141 種），頁 118；陳壽祺，《福建通志臺灣府》（台文叢 84 種），頁 378。

<sup>31</sup> 「磺溪（水不可食。詳見「外紀」）發源於磺山西，過內北投，出於于豆門，入於海○八里坌之北為淡水港，海口水程十里至于豆門，內有大澳，分為二港，西南至擺接社止、東北至蜂仔峙止。番民往來俱用蟒甲。蟒甲者，剝獨木以為小船也。澳內可泊大船數百，商船到此載五穀、鹿脯貨物，內地商船間亦到此。」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 141 種），頁 12~15。「淡水港海口，至于豆門水程十里，內有大澳，分為二港，可泊大艘數百。」洪亮吉，《清一統志臺灣府》（台文叢 68 種），頁 21；諸家，《臺灣輿地彙鈔》（台文叢 216 種），頁 67。

「淡水港…海口水程十里至關渡門。內有大澳，分為二港：西南至擺接社止，東北至紫峙止。番民往來，俱用蟒甲。澳內可泊大舟數百，內地商船間亦到此。」周元文，《重修臺灣府志》（台文叢 66 種），頁 33。

<sup>32</sup> 郁永河，《裨海紀遊》（台文叢 44 種），頁 57。

<sup>33</sup> 郁永河，《裨海紀遊》（台文叢 44 種），頁 23。

<sup>34</sup> 郁永河，《裨海紀遊》（台文叢 44 種），頁 36-37。

<sup>35</sup> 郁永河，《裨海紀遊》（台文叢 44 種），頁 33。

<sup>36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 141 種），頁 281；頁 286。

四人，皆能通番語，皆嘗躬親跋涉其地 社和番，熟悉山後路徑情形。」<sup>37</sup> 據此，顯然，媽祖廟當是交易要地，廟祝林助必然亦經營漢番交易，才能通番語，也才會深入番地。的確，漢人多藉助於神明以維持商業秩序，是以康熙 51 年，在此建北台首座媽祖廟，絕非意外。

### 三、關渡宮在北臺發展史上之角色

關渡宮出現後，對關渡甚或北台之發展有何影響呢？至少有二，一是在宗教方面成為北台之信仰中心，安定移民心理；二是促成聚落之形成。

#### (一) 宗教：北臺信仰重鎮，安定移民心理

如前所述，關渡宮是北台首座媽祖廟，由漢番合建，具有半官祀廟性格，自然成為北臺信仰重鎮。

如前指出，關渡宮的信眾族群並不僅侷限於漢人，北投社與八里分社平埔族均是其信徒，顯示關渡宮有調和憨翻關係之功能。除此之外，漢人移民中有閩粵與漳泉衝突情形，然而，關渡宮的信眾是包括各個族群的。迄今關渡宮之右山門右邊立面螭龍窗，仍留有「廣東饒邑許國良」、「同邑太學生高國基」之落款，顯示有閩、客籍信眾均存在。因此，關渡宮具有安定人心、調和族群對立之功能。

關渡宮本地的祭祀圈包括關渡附近的五角頭：上元角、三將軍角、媽祖角、觀音媽角及天公角，每年三月廿三日媽祖聖誕舉辦熱鬧的迎神繞境活動。更重要的是，信仰圈極大，信徒不但眾多，且遍佈北台各地。各地在進行地方上的慶典時，多會迎請關渡媽祖。傳統社會中利用水路，關渡媽祖被迎奉的範圍涵蓋了附近的北投、士林、內湖、汐止、瑞芳、九份等地，且向東方幅散至基隆，東北則達到臺北縣瑞芳鎮的鼻頭角，並沿北迴線鐵路延伸至宜蘭縣。<sup>38</sup>若以請神活動的範圍來界定信仰圈，那麼關渡宮的媽祖信仰在北臺具有無可比擬的地位。

由於關渡宮是北台信仰中心，歷史上有多次整重建的記錄，在清代至少有七次。康熙 51 年，通事賴科鳩眾，創建於關渡山頂，為茅草屋頂式之簡陋廟宇；54 年重建，周鍾瑄題名為「靈山廟」；58 年，自山頂移建於山麓；乾隆 47 年整修；道光 3 年重修。

然而，原建於山頂的關渡宮為何在落成短短七年之後，就遷建到山麓？根據方豪教授的說法，他用這一現象來反推康熙臺北湖第一次水位下降即是康熙五十八年。<sup>39</sup>由於此次的移建，常有人誤以為即是現在關渡宮的所在位置，其實正確的是位在象鼻穴正對獅子頭的地點，座北朝南，也就是大約在關渡宮大停車旁福德正神殿的上方（即財神洞出口上方，因民國五十三年關渡隘口拓寬而無法明確指出其方位）。

關渡宮現址是 1897 年遷建的。清末日初關渡有一頭人林大春，綽號「鮎呆春」，承襲父業，經營漕運，擁有十多艘大型帆船，往來於淡水福州之間，

<sup>37</sup> 重修臺灣府志 卷二十一 檄淡水謝守戎 藍鼎元。

<sup>38</sup> 林美容、許谷鳴，〈關渡媽祖的信仰圈〉，〈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會議〉，（2001，5）

<sup>39</sup> 方豪，〈臺北「江頭」之地名學的研究—附論吳廷華及其臺灣詩〉，《文獻專刊》，4 卷 1 期（1950，12）。

家境殷實富裕，看中關渡宮的地理風水，便將廟地買下，建為以為住宅，因而將關渡宮從原址遷到現址。林大春遷進新宅第之後不久，航運事業頻頻遭到意外，家道中落，只好將地產售予莊輝玉，並捐地給智聖和尚整建為慈航寺。迄今關渡宮功德堂外牆，留下當年重修石碑一塊，林大春為勸緣首董事，先後共捐出二百八十元。古佛洞前放置的大石臼是林大春的船塢修船時舂石灰、油桐來填船縫所使用的。<sup>40</sup>

戰後關渡宮香火愈趨鼎盛，整修的步伐也未曾停止。1955年將屋頂整修為歇山重簷式，前殿增擴增為五開間並重建鐘鼓樓及後殿；1966年增建古佛洞。關渡宮經過多次的整修之後，大部分傳統的建材也替換一新，只留下絕少的文物見證這座北臺第一間媽祖廟的風華。

## （二）聚落之形成：從番社到漢庄

因此，關渡在清初是漢番交易要地。由於關渡適合居住，原住民已經形成聚落，在漢人移入以前屬於北投社範圍。清代，漢人移民或從事漁業、工商業，或向原住民承墾土地，發展農業，形成漢庄，先後出現關渡庄、嘎嘮別庄，甚至關渡街。

清初，《諸羅縣志》載：「淡水港，海口水程十里至于豆門，內有大澳，分為二港，西南至擺接社止、東北至蜂仔峙止。番民往來俱用蟒甲…。澳內可泊大船數百，商船到此載五穀、鹿脯貨物，內地商船間亦到此。」<sup>41</sup>

### 又載：

「康熙五十四年，于豆門重建天妃宮，取材鷺島；值西風，一晝夜而達。福州至淡水水程八更，較臺灣為近。若半線置縣設營而分兵五百於淡水，因為立市廛，通商賈於福州、廈門，不數年淡水一大都會矣。」<sup>42</sup>

可見北台之經濟潛力早為官員所認知。

清初淡水河入關渡口後，河面極廣，直至山麓一帶，大致順著台北往士林、其里岸、北投、忠義、關渡之公路線。<sup>43</sup>據康熙36年郁永河之《裨海紀遊》，「甘答門，水道甚隘。入門，水忽廣，為大湖，渺無涯矣」。<sup>44</sup>又據《雍正臺灣輿圖》，入于豆門後，確實是一片汪洋，今日之關渡平原盡在河底。因此，番社均散佈於河邊，如北投社、奇里岸社、毛少翁社等。據康熙年間的台灣府志與《諸羅縣志》，台北地區只有社，如康熙56年的《諸羅縣志》，有上淡水社、內北投社、麻少翁社、武嘮灣社、大浪砵社、擺接社、雞柔社、雞籠社、金包里社；<sup>45</sup>其中內北投社、麻肖（少）翁社、武嘮灣社、大浪石水社、擺接社五社在干豆門內。<sup>46</sup>依據地理位置，關渡應屬於北投社（嘎嘮別），但山北屬於小八里分社（今竹圍）。

至清康熙36年郁永河採硫磺時，北台仍然被形容為瘴癘之地，「人至即病，病

<sup>40</sup> 民國91年4月11日，耆老林丁貴先生口述；民國91年7月17日，智聖和尚養子葉獻祥先生於北投自宅口述。

<sup>41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141種），頁12~15。

<sup>42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141種），頁287-289。

<sup>43</sup> 引自參考陸傳傑，《裨海紀遊新注》（台北：大地，2001），頁69，附圖。

<sup>44</sup> 郁永河，《裨海紀遊》（台文叢44種），頁23。

<sup>45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141種），頁31。

<sup>46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（台文叢141種），頁7。



輒死」，派往之隸役、兵卒亦驚恐卻步，「如使絕域」。<sup>47</sup>但 17 世紀初後，大陸人口壓力日大，移民紛紛東渡，台北盆地自然成為入墾的目標之一。關渡乃台北盆地最早發展的聚落之一。

關渡聚落族群之演變可能經過三階段：番社；番漢混居；漢庄。至康熙末年，漢人移民大增，演變為漢番混居地。漢人聚落之形成當與關渡媽祖廟之興建有關。

約至乾隆年間，關渡蛻變為漢庄。目前所見之最早紀錄是在乾隆 5 年（1740）劉良璧所修之《重修臺灣府志》，內載：

「淡水保管下：八里坌莊、滬尾莊、大屯莊、芋藜林莊、關渡莊、北投莊、八芝蓮林莊、奇里岸莊、瓦笠莊 …。」<sup>48</sup>

由此可見，關渡莊至遲形成於乾隆 5 年（1740），可能是在雍正年間。其後，有時稱「干豆莊」，如《續修臺灣府》載：

「北投莊（距廳一百四十里）、奇里岸莊（距廳一百三十里）、干豆莊（距廳一百一十里）、八里坌仔莊（距廳一百二十里）、滬尾莊（距廳一百三十里）、芋藜林莊（距廳一百四十里）。以上俱係廳城北。」<sup>49</sup>

有時稱「關渡莊」，如《淡水廳輿圖纂要》：

「城北興直保（共一十九莊。兼東）：…和尚洲莊、武 灣莊、三重埔莊、洲仔尾莊、關渡莊、八里坌街、大坪頂莊…」<sup>50</sup>

民間亦稱關渡庄，據筆者所蒐集到之數件地契，其一在乾隆 23 年 12 月，上載：「…吳立受有自己開鑿水田壹段，犁份三張半，併茅屋壹座玖間，帶竹圍、農俱、家器等項，座落土名關渡庄，東西四至載在上手契內。…託中引到余出頭承買」。<sup>51</sup>

據筆者 2002 年所蒐集到之數件地契，其一在乾隆 23 年 12 月，上載「…吳立受有自己開鑿水田壹段，犁份三張半，併茅屋壹座玖間，帶竹圍、農俱、家器等項，座落土名關渡庄，東西四至載在上手契內。…託中引到余出頭承買，」。至遲乾隆 23 年，關渡庄已經出現。

至於康熙 51 年興建之靈山廟（天妃廟）至遲在乾隆 28 年已稱「關渡宮」，該年有一地契載「關渡宮住僧綿遠，…余霞岸承墾荒埔壹所，坐在關渡」。<sup>52</sup>乾隆 57 年，上載「余怡老有祖父水田壹所，坐在關渡，土名綿遠庄，…乾隆 53 年四月…，典與朱德觀，…，典價佛面銀柒拾員。今…杜賣找出盡價佛面銀伍拾員」。<sup>53</sup>

關渡成庄後，隨著北台的開發，人口亦漸增，並形成關渡街，其發展基本上與交通、產業之發展是同步的。至日治時代後，由於淡水河運為鐵路公路所取代，靠水吃水的關渡易沒落。然而，由於有關渡宮的存在，仍然是北台一重要聚落。

#### 四、結語

<sup>47</sup> 郁永河，《裨海紀遊》（台文叢 44 種），頁 16-17；頁 26。

<sup>48</sup> 劉良璧，《重修福建臺灣府志》（台文叢 74 種），頁 80。

<sup>49</sup> 余文儀，《續修臺灣府志》（台文叢 121 種），卷二，頁 76~78。

<sup>50</sup> 《臺灣府輿圖纂要》（台文叢 181 種），頁 266。

<sup>51</sup> 朱華振提供文書，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藏，T380D313-001。

<sup>52</sup> 朱華振提供文書。

<sup>53</sup> 朱華振提供文書。

關渡位於臺北盆地西北角，屬於今日市區相對偏遠之地，然而，在史前時代即有人類居住，在 17 世紀前後又領先形成漢庄，在早期北台歷史上更扮演要角。其故安在？又扮演何種角色？

考其原因，與北台最早、最大的媽祖廟關渡宮之出現有關。媽祖是海神，為閩南人所崇信，是以臺灣海港均有媽祖廟的出現，並成為街庄發展的中心點。然而，關渡與淡水港有一段距離，何以北台最早的媽祖廟在此出現？其主因是關渡的位置特殊。

首先，關渡位於淡水港之頂點，地勢較高，乃極佳之航海地標與避風港。其次，關渡口兩岸有象鼻與獅頭二山聳峙，形勢險要，又是淡水河與基隆河匯流處與出海口，控制水路交通之鑰，具有商業機能。因此，它成為早期漢番交易地，更特別的是，在賴科倡導下，由漢人與原住民共同創建媽祖廟，與其他純粹漢人所建之媽祖廟不同。諸羅縣令周鍾瑄並親臨，題名為「靈山廟」，充分顯現其所調和漢番關係之政治意涵。

媽祖廟創建後，關渡由番社迅速轉變為漢庄。首先，它是北台成為信仰中心，俗語「南有北港媽，北有關渡媽」，正是最好的說明。其次，它在社會經濟史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，即以廟宇為中心，形成漢人聚落，從而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促進漁業、商業、農業的發展。

（会议论文，原文印发，文中用语和观点系作者个人意见。）